

Why Does Europe Need a Constitution

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

附译《欧洲宪法条约草案》

曹卫东 编

四位欧洲著名的政治领袖，五位中外权威学者，
共同讨论《欧洲宪法条约草案》存在的理由，
探寻欧洲一体化的途径与前景。

Why Does Europe Need a Constitution



Why Does Europe Need a Constitution

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

附译 《欧洲宪法条约草案》

曹卫东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曹卫东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0-05518-4/D·1019

I.欧…

II.曹…

III.欧洲联盟—宪法—文集

IV.D95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1197 号



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
曹卫东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1/32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0.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2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者前言

2003 年春天,北京“非典”肆虐的时候,我有机会重访德国。一下飞机,马上遇到买票问题,虽然事先已经提醒自己欧元启用了,身上需要备用的不是原先的马克,而是未曾见识的欧元。然而,当我拿起欧元准备买票时,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先折算成马克,再确定价格和需要支付的数额。开始还以为,这不过是由于刚到德国,尚不适应,也许居留一段时间,观念会慢慢变更过来,毕竟,马克永远化做了记忆和纪念。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了,几个月的时间里,每次遇到花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重复第一次的折算过程,而且不由自主。一天,和德国朋友闲聊,把自己的困惑讲述了出来,没有想到他听后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安慰我说这在欧洲目前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德国人,虽然接受了欧元,但还没有彻底认同。

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欧洲一体化问题,先前虽然也曾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觉得欧洲一体化弄不好会导致新的地域化,但不能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反而会成为全球化的新障碍或新反动。但这次的思考似乎深入了许多,归纳起来,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的:

一、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根源。追溯起来,欧洲一体化并非当代人的梦想和努力的目标,而是早在欧洲现代发轫之初,就有了许多的勾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出自德国思想家笔下。如果说康德因其“永久和平论”而堪称这种观念滥觞的话,那么,德国浪漫派则是其集大成者。之后,虽然欧洲局势变幻莫测,德国历经荣耀与屈辱,然则,德国思想家矢志不渝地想像着、勾勒着、实践着欧洲一体化的蓝图。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家虽然没有像德国思想家那样一以贯之,但也在很多方面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和呼应。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造反,十年不



成”。其实,欧洲的这些秀才,虽然不完全是在造反,然而终究有悖于或超越于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不是“十年不成”,而是百多年一无所成。

二、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冲动。历史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好像突然有了转机,起码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是这样:1950 年 4 月,莫内起草了关于欧洲共同体的第一份原始文件,提出“将法德两国的煤铁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机构领导之下,并且该机构向欧洲其他国家开放”。这份计划得到了当时的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和前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的大力支持,公布实施后更是迅速得到法、德、比、荷、卢、意 6 国政府的支持,并于 1951 年 4 月 18 日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88 年,欧洲开始把经济一体化向纵深方向推进,试图在货币上找到突破口,并把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重任交给了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1989 年 6 月,欧共体 12 国在马德里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德洛尔提交的《关于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报告》(即“德洛尔报告”)。1990 年 7 月 1 日,欧共体开始实施经货联盟第一阶段计划,法、德、英、意、比、荷、卢、丹 8 国率先实行资本自由流通。1994 年 1 月 1 日,欧洲经货联盟按期进入第二阶段,成立了欧洲货币局,选定法兰克福为欧洲货币局所在地。1999 年 1 月 1 日,欧洲经货联盟开始实施其第三阶段目标——创立单一货币“欧元”。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流通,标志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初步完成,也为欧洲实现全面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思想家们梦寐已久的一切,在政治家们齐心协力的推动下,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遥不可及,甚或指日可待了。从“欧洲煤钢联营”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从 50 年前的 6 国到 2005 年的 25 国,从最初仅局限于经济合作到目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一体化,宏伟的“欧洲”蓝图正在一步步地明晰起来。

三、最后就是欧洲制宪问题。欧洲一体化只有观念上的构想和政治上的冲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眼下更加紧迫的是要为欧洲一体化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于是,欧洲制宪或欧洲宪政化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最高理想就浮出了历史地表。然而,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欧洲如何制定一部宪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从此也就成了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从哈贝马斯与迪特·格林之争,到哈贝马斯与菲舍尔之争,再到菲舍尔与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之争,他们费尽口舌,为的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欧洲宪政化虽然已成当务之急,然而,具体途径还有待磋商,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草率。很显然,《欧洲宪法草案》在欧洲议会未能获得通过,也已经充分说明,欧洲制宪远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容易,还需从长计议。

为了让汉语学界更好地了解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背景、现实影响以及跨文化的意义,在诸多海内外友人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分别编选了三部著作,一部是《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主要挖掘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史根源,将由《视界》杂志以专题形式先行推出;再一部是《老欧洲与新欧洲》,探讨的是欧洲观念在当代国际政治背景下遭遇到的挑战,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最后就是这部《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关注的重点是欧洲宪法的内容及其法理依据、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宪政实践的启发意义。

因此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欧洲宪法条约草案》的中文译本。就我所知,这应该是汉语世界最早的一个译本,两位译者不辞劳苦,本着奉献学术的精神,在百忙之中争分夺秒,分别依据英文和法文,并相互参照,出色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另一个部分则是中外学者就欧洲制宪或《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所作的各种不同的论述,有从法学的角度,有从文化理论的角度,也有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总之是各有特色,见仁见智。

需要着重交代的是,本书的编选和翻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大力帮助,诸如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范亚峰博士、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冯兴元教授、秋风先生和鲁仁先生、中央编译局的徐洋先生等。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希望我们今后能有更多更好的学术合作。

曹卫东

2004年4月18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一部研究讨论欧洲宪法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的论文集，关注的重点是欧洲宪法的内容及其法理依据、现实意义。第一部分是中外学者就欧洲制宪或《欧洲宪法条约草案》所作的各种不同的论述，有从法学的角度，有从文化理论的角度，也有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见仁见智；第二部分是《欧洲宪法条约草案》的中文译本，这是汉语世界最早的关于《欧洲宪法条约草案》的完整译本。

关于编者

曹卫东，1968年5月生于江苏阜宁，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助理、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香港《社会理论学报》编委、德国普莱斯纳学会会员。有《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中国文学在德国》、《权力的他者》等多部论著及《后形而上学思想》、《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多部译著。

12-762/66

目 录

编者前言	曹卫东 (1)
欧洲宪法的现实意义	(1)
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在洪堡	
大学的讲话(2000年5月12日) ... 菲舍尔(德国外交部长)	(3)
与菲舍尔的对话	让·皮埃尔·舍韦内芒(法国内政部长) (15)
神秘莫测的变化——《明镜》周刊谈话	容克(卢森堡首相) (30)
给欧洲一部宪法——与德洛尔的对话 ... 哈维尔(捷克前总统)	(36)
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	[德]哈贝马斯 (41)
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	童世骏 (50)
后民族民主与欧洲的未来	曹卫东 (69)
“欧洲宪法”与欧洲的未来	曹景行 董嘉耀 (79)
欧洲宪法中的原则	龚洪波 (87)
欧洲宪法条约草案	(123)



欧洲宪法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

——在洪堡大学的讲话(2000年5月12日)

菲舍尔(德国外交部长)

大约50年前,罗伯特·舒曼为了保障和平,就提出了“欧洲联邦”(Europäische Föderation)的设想。以此为起点,欧洲历史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欧洲一体化是对一百年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这个棘手问题的回答。欧洲总是一再遭到可怕的争霸战争的蹂躏,1914年和1945年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其高峰。1945年以后对欧洲进行的思考的核心就是:将各国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向超国家的欧洲机构让渡民族国家的主权,从而摒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形成的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原则、欧洲均势体系的原则、单个国家谋求霸权的原则。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的统一进程对于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挑战,因为这个统一进程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哪怕只是停滞,对于我们的未来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未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欧洲统一进程目前对许多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就是布鲁塞尔那个缺乏精神、没有历史的官僚气十足的欧洲制度(Eurokratie),最好时也不过是无聊之极、糟糕透顶和危险重重的。

正因为如此,我很感谢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就欧洲未来的样子讲一些一般性的和构想性的思考。另外,在今天的演讲期间,在我谈论我的一些想法的时候,还请大家允许我抛开德国外交部长和联邦政府成员这种有时令人不快的身份,尽管我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今天不想和你们谈未来几个月里欧洲政治在实践上将会遭遇



到的挑战,也就是不谈即将召开的政府间会议(Regierungskonferenz)、欧盟东扩和所有其他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或者明天就必须着手解决的。我想在政府间会议之外谈谈十年以后欧洲一体化的可能的战略前景。

应该强调的是,这里谈的并不是联邦政府的立场,而是一个早就开始了的公众的讨论,就是说针对欧洲一体化“最后形式”(Finalität)和“完成形式”的讨论,我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欧洲人和德国的国会议员来这样做的。因此我尤其高兴的是,上次在亚速尔群岛召开的欧盟外交部长非正式会谈上由于葡萄牙的主席的建议,我们就欧洲一体化的最后形式这个问题进行了长久、深入和富有成果的讨论,这必将产生积极的结果。

今天,显而易见的是,在冷战结束十年之后,在全球化时代开始的时候,欧洲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绕成了一个结,而这个结按照目前的办事程序是非常难以解开的。共同货币的引入,欧盟东扩的开始,最近一届欧盟委员会所面临的危机,欧洲议会和欧洲选举非常低的接受程度,巴尔干的战争,共同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这些不仅规定了我们取得的成就,而且也确定了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欧洲向何处去?我们这个大洲的历史又一次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欧洲人好心好意地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那么无论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前进,直到完成欧洲一体化。如果我们倒退或者停滞不前,固守于已取得的成就,那么所有参与欧盟的成员国和那些希望成为成员的国家,首先是我们的人,将付出惨重的高额代价。这一点对于德国和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因为我们在未来的十年里要完成大部分欧盟东扩和南扩的目标,而这将实际上使成员国的数目增加一倍。另外,我们既要接受这一历史挑战,将新的成员国融合进来,同时又不能损害欧盟基本的行动能力,要做到这两点,我们就必须为欧洲一体化的大厦添加最后一块砖,这块砖就是政治一体化。

我们必须同时推进这两个方面的进程,这种必要性或许是欧盟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然而,任何一代人都不可能对他们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做出选择,这次也一样。正是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被迫形成的分裂给欧盟和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因此也需要我们具有那样的想像力和实际的办事能力,就像当年让·莫内和罗伯特·舒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表现出的那样。那时候,欧洲最后一次大的战争结束了,而且同样是德法之间的战争。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欧洲联盟的最后的建设阶段,也就是说欧盟的东扩和政治一体化的完成,其成败同样系于法国和德国身上。

在上个世纪中期,有两个历史性的决定使得欧洲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第一是美国决定留在欧洲,第二是法国和德国决定推行一体化原则,这是从经济联合开始的。

在欧洲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实施,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在西欧——不仅仅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秩序,而且欧洲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方向。只要将 20 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和这个世纪后 50 年的历史比较一下,你们马上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恰恰是德国的视角特别富有启发性,因为这种视角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是多么感激欧洲一体化思想和这种思想的具体实施!

这种堪称革命性的欧洲国家体系新原则,源于法国以及法国伟大的政治家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从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直到欧洲内部市场和共同货币的创立,这个新的国家体系的一步一步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德法利益同盟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从来没有排斥其他欧洲国家,而总是向它们开放的,这样才能达到最终的完满。

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整个事情还有一点缺憾,这是由历史造成的。完成一体化的并不是整个欧洲,而仅仅是处于西部的自由部分。欧洲的分裂纵贯德国和柏林,持续了 50 年,在柏林墙和铁丝网以东,另一部分欧洲期盼着加入欧洲统一的进程,这一部分欧洲是不能放弃的,没有它们的参加,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就永远也不会完成。在 1989 年、1990 年欧洲的分裂和德国的



分裂结束之后,这一点变得可能了。

罗伯特·舒曼早在 1963 年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我们不能仅仅从各自由民族的利益出发来实现欧洲统一。当东欧各民族从它们所遭受的强制下解放出来以后,当他们寻求加入进来并寻求我们道义上的支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致力于将他们接纳进这个共同体。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树立统一的、友爱的欧洲的榜样。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走的每一步,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在这个他们必须完成的转变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职责是,时刻准备着。”

苏联解体以后,欧盟就必须向东方打开大门了,否则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就会大大削弱乃至功亏一篑。为什么呢?前南斯拉夫的情景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后果,即使可能不会到处都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地步。欧盟仅仅局限于西欧,就意味着存在一种分裂的国家体系:在西欧是一体化,在东欧却是旧的均势体系,即民族国家的导向、强制性的结盟、传统的利益政治、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对抗的长期危险,等等。如果没有一个建构其上的秩序,那么这种分裂的欧洲国家体系就会使欧洲变成一块长期动荡的大陆,从一般观点来看,东欧这种传统的对抗路线也会渗入欧盟。如果是这样,那么恰恰德国是最大的输家。而且,1989 年以后的地缘政治已经不允许除欧洲机构东扩以外的任何其他替代方案存在,在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作为对这种严肃的历史形势的回答,欧盟已经启动了深刻的改造进程:

在马斯特里赫特,现代民族国家的三个重要主权——货币、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第一次完全让渡给一个欧洲机构负责。欧元的引入不仅意味着经济一体化的顶峰,而且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政治行为,因为货币不仅是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它标志着主权者的权力,正是主权者保证着货币的发行。与经济 and 货币的一体

化相比,政治结构和民主结构的一体化尚未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张力,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消除政治一体化的缺陷并最终完成一体化进程,这种张力就可能使欧盟陷入危机。

欧洲理事会(der Europäische Rat)的坦佩里会议标志着欧盟着手实施一项新的范围宽广的一体化进程,即建设共同的法律空间和共同的安全空间。这样,公民的欧洲就走到触手可及的近距离了。而且这个新的一体化进程将走得更远:共同的法律将产生巨大的一体化力量。

由于科索沃战争所发生的种种情况,欧洲国家已经为加强他们共同的外交行动能力而采取了新的步骤,并在科隆和赫尔辛基就新的目标达成了谅解,这个目标就是发展共同的安全政策和防务政策。这样,在引入欧元之后,欧盟又前进了一步。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就会发问,这些由于货币联盟而不可分离并由于经济政治的现实存在而互相依存的国家,为什么不共同对付外部威胁并共同保障安全呢?

在赫尔辛基,还就欧盟东扩制定了一项具体计划。根据这项决议,未来欧盟的边界多多少少得到了勾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欧盟完成东扩进程以后,欧盟的成员国将增加到 27~30 个甚至更多,大约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立时的成员国那么多。

因此,目前在欧洲我们面临着两个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同时组织两个巨大的工程:

第一,尽快推进欧盟东扩。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加入国还是对于欧盟自身来说,都存在着一个艰难的适应问题。欧盟的东扩引发了我们的公民的忧虑和害怕:我们的工作岗位会陷入危险吗?欧盟扩大后,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欧洲是否会变得更加不透明、更加难以理解呢?我们必须严肃地应付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看不到东扩的历史方向,因为这是将我们这个几百年来饱受战争蹂躏的大洲统一到和平、安全、民主和福祉之下的绝佳机会。

对德国来说,欧盟的扩大具有最高的民族利益。那些在德国的范围和处境里客观存在的风险和企图,将随着欧盟的扩大和同时推进的欧盟的深化而得到长期的克服。此外,看一看欧盟的南



扩就会知道,欧盟东扩其实是一项共同增长的规划,德国的企业和贸易将从东扩中大大受益。因此,德国应当继续大力倡导东扩。同时,在推进东扩时也应该小心谨慎,应当按照赫尔辛基的决议去做。

第二,欧洲的行动能力。欧盟的制度是为6个国家创制的。在欧盟扩大到15个国家以后,这些制度还能勉强运行。在东扩的开始阶段我们针对目前的政府间会议进行了旨在加强多数决定原则的最初的改革,但是无论这个改革有多么重要,从长期来看仅仅这一个步骤显然是不能保证东扩的顺利进行的。这里的危险是,如果按照现行的制度和机制运作,那么扩大到27~30个成员国的要求实在是超过了欧盟的吸收能力,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危机。但是应当强调的是,这个危险与尽快东扩的原则是不矛盾的,关键是我们要进行坚决而稳健的制度改革,以便在欧盟扩大以后还保持行动能力。欧盟东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东扩的结果既可以是侵蚀,也可以是一体化。

如何完成这两个任务是当前政府间会议的中心议题。欧盟已经承诺,到2003年1月1日就可以具备接收新成员国的能力。在确立2000年的议程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扩大进程创造制度上的前提条件。有三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对顺利推进东扩进程是极其重要的,这三个问题是:委员会的构成,理事会各表决权的权重,多数决定原则的扩大。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在实际中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即使政府间会议在下一个步骤里对欧盟的未来而言仍然具有中心地位,但鉴于欧洲目前的形势,我们必须现在就开始超越东扩进程本身来想一想,未来“庞大”的欧盟能否正常运作,它应当是什么样的,它应当如何运作。我现在就很愿意作这样的思考。

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现在完全抛去“外交部长”的身份,来针对所谓“欧洲的最终形式”谈一些想法,另外也谈一谈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接近这一目标并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并且我也建议海峡两边的欧洲怀疑论者,现在不要去炮制什么轰动消息,因为首先,我现在只是针对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发表一些个人关于未来

的看法。其次,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长远的问题,是远离下一次政府间会议的。任何人都不必害怕这个论题。

欧盟的扩大必将造成欧洲制度的彻底改革。你们能够想像拥有 30 个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的欧洲理事会吗? 30 个主席资格? 一次理事会到底要开多长时间呢? 几天还是几个星期? 如何在欧盟目前的制度结构中平衡 30 个利益体的关系? 如何做出决议? 如何行动? 如何防止欧盟最终变得不透明,防止总是达成不可理解的奇怪的妥协,防止欧盟的公民完全不接受欧盟呢?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然而答案却非常简单:从欧盟这个国家联盟过渡到完全实行代议制的欧洲联邦,这是罗伯特·舒曼早在 50 年前就提出来的。这意味着要有一个欧洲议会和一个欧洲政府,它们确实在联邦里实行立法权和行政权。这个联邦必须通过一个宪法条约来建立。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解决哪些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我差不多是清楚的。但是我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只有勇往直前,欧洲才能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全球竞争当中发挥与它的身份相称的作用。怀着害怕的心情,运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方法,是不能解决 21 世纪的问题的。

当然,对于这个简单的答案,马上就会有人反驳说,这在目前是行不通的。欧洲不是一个新的大洲,欧洲到处是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民族国家的存在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事实,况且全球化和欧洲化越是创造了远离公民的超级结构和陌生的行为者,人们就越是紧紧抓住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的民族国家不放。

我对这些不同意见是赞同的,因为它们是对的。因此,面对既存的民族国家的制度和传统,如果我们在完成政治一体化的同时却没有将这些制度和传统涵盖进来,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个无法弥补的结构性缺陷。在欧洲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这样做肯定会失败的。在欧洲一体化将民族国家纳入联邦时,如果民族国家的制度没有失去价值,或者根本就没有消失,那么无论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这样的规划就总是可行的。换句话说,目前观念中的作为新的主权者取代旧的民族国家及其民主制度的欧洲联邦国家,表现为